

肯特家史
The Kent Family Chronicles

美国人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肯特家史
The Kent Family Chronicles

美国人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THE AMERICANS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 1980 JOHN JAKES, 2005 INTRODUCTION BY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3-16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人 / (美) 约翰·杰克斯著; 董惠铭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2

(肯特家史; 8)

ISBN 978-7-5339-3925-0

I. ①美… II. ①约…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228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水墨

“肯特家史”第八部

美国人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779千字

印张 47.75

插页 6

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925-0

定价 15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作者简介

约翰·杰克斯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迪波夫大学，在俄亥俄州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卖出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十二个月之后，他的第一部书问世。自那以后，他发表了二百多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五十多部书——大多是悬念小说，青少年阅读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近来则是科普小说。他还用杰伊·斯科特兰这个笔名发表了六部通俗历史小说。他的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欧洲和日本畅销。杰克斯先生本想成为一名演员，他对戏剧的兴趣一直不减，他创作了四出戏剧和五部音乐喜剧，就是明证。这些作品已经付梓，并由固定剧院的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在全美各地上演。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美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普作家协会的成员。

译者简介

董惠铭，杭州市萧山人，浙江大学毕业，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任过校长、局长、处长、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省人民政府督学、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省期刊协会副会长、一些大学的特聘教授或导师等职，编过撰过不少专业的或学术的书籍，但是最钟情的是翻译。

迄今为止翻译出版了“肯特家史”系列的《私生子》、《叛逆者》、《探索者》、《复仇者》、《巨人》、《战士》、《不法之徒》、《美国人》八部作品，以及《总统谋杀案》、《一岁的小鹿》、《纳尼亚传奇》系列的部分作品、《马洛丽成长记》系列的部分作品、《安德烈的木头鞋》、《逮蚱蜢的那一天和其他日子》等近六百万字的历史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

肯特家史

携美国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与恢宏跌宕，“肯特家史”书写着一部气势磅礴的传奇，关于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关于爱国主义和英勇行为，关于光辉精神和不渝忠贞。

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令人惊叹的家族故事。正是那个时代，开启了独特的美国历程。

这套宏伟绚丽的系列小说，不只是一套引人入胜、荡气回肠的读物，更是一个铿锵激越的明证——伟哉，美利坚合众国。

目 录

001 / 序 迷途

第一卷 过往岁月

- 013 / 第 一 章 “红大头鱼”酒吧
- 020 / 第 二 章 吵架
- 028 / 第 三 章 落网
- 035 / 第 四 章 赫斯特
- 044 / 第 五 章 在比肯街的家里
- 054 / 第 六 章 夜半来客
- 062 / 第 七 章 违抗
- 068 / 第 八 章 埃本的命运
- 076 / 第 九 章 希腊女人
- 083 / 第 十 章 竞选年
- 097 / 第十一章 暗门
- 104 / 第十二章 父亲的心事
- 111 / 第十三章 报复
- 118 / 第十四章 暴力的教训
- 123 / 第十五章 侦探上门
- 134 / 第十六章 字条
- 142 / 第十七章 诺言
- 151 / 第十八章 卡特的选择

第二卷 威尔·肯特的旅程

- 165 / 第 一 章 不愉快的返家
- 176 / 第 二 章 埃莉诺与利奥
- 186 / 第 三 章 欢迎到荒原来
- 192 / 第 四 章 与蒙德斯先生的争端
- 197 / 第 五 章 “赶快到那儿去吧”

205 / 第 六 章	马圈
210 / 第 七 章	雄心壮志
217 / 第 八 章	夜半惊雷
226 / 第 九 章	牺牲品
230 / 第 十 章	“老医死”
235 / 第十一章	未来计划
244 / 第十二章	再遇蒙德斯
253 / 第十三章	吉迪恩的见解
261 / 第十四章	成功者
270 / 第十五章	旅程终端

第三卷 奋发向上

277 / 第 一 章	加尔维斯敦
284 / 第 二 章	酒吧的背后
289 / 第 三 章	乔
297 / 第 四 章	大学生
308 / 第 五 章	妓院风波
314 / 第 六 章	马库斯
320 / 第 七 章	彭内尔家
326 / 第 八 章	母狮
335 / 第 九 章	医生的职责
343 / 第 十 章	劳拉的胜利
350 / 第十一章	古堡园
360 / 第十二章	分娩
368 / 第十三章	“人满为患的海岸上逡 巡着不幸的劣等人”
376 / 第十四章	唯一的希望

第四卷 汹涌的洪水

- 391 / 第一章 演员
- 400 / 第二章 受辱
- 405 / 第三章 雨中的梦想
- 416 / 第四章 袭击
- 423 / 第五章 流落
- 430 / 第六章 漂泊
- 434 / 第七章 黑街上的危险
- 442 / 第八章 武器
- 450 / 第九章 瞎子老板
- 457 / 第十章 蒸汽啤酒
- 466 / 第十一章 敲电键的马丁
- 475 / 第十二章 洪水泛滥
- 480 / 第十三章 洪峰
- 486 / 第十四章 水中烈火
- 494 / 第十五章 坦白
- 504 / 第十六章 据悉无法找到

第五卷 大理石小别墅

- 519 / 第一章 1889 年之夏
- 528 / 第二章 争吵
- 536 / 第三章 新港
- 543 / 第四章 球童
- 550 / 第五章 太阳之家
- 558 / 第六章 悄悄话
- 565 / 第七章 爱情和名誉
- 574 / 第八章 责备
- 580 / 第九章 惩罚球童

586 / 第 十 章 分道扬镳

第六卷 威尔·肯特的教育

599 / 第 一 章 弯街
605 / 第 二 章 意外的帮助
613 / 第 三 章 “比地狱高一个档次”
619 / 第 四 章 告诫
625 / 第 五 章 警察
633 / 第 六 章 劣质啤酒
642 / 第 七 章 公寓
649 / 第 八 章 乔的衷肠
654 / 第 九 章 突然袭击
663 / 第 十 章 最后的结论
671 / 第十一章 问题
677 / 第十二章 彭内尔的回答
684 / 第十三章 残杀
694 / 第十四章 手术刀下
702 / 第十五章 劳拉的坦白
709 / 第十六章 团聚
715 / 第十七章 等待者
722 / 第十八章 秘密
730 / 第十九章 食言

745 / 尾声 ……留点痕迹

755 / 后记

序 迷途

四十岁啦，吉迪恩·肯特心里直犯愁，过了这一年，整四十岁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家族，还有这个我，经历了多少磨难啊！以下的四十年将会是什么样呢？我还能再活四十年吗？

近来，吉迪恩感到惴惴不安，他忍受着一种使他心惊胆战的痛楚，不过他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一隐秘。父亲年纪轻轻就死了，他自己也已经开始接近人类预计平均寿命——四十七岁零几个月——的界限。过了四十岁的生日，便又向这一死亡的坟墓迈进了一步。

活在世上的年份不多了，得把有些事儿料理好。我死后，谁能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呢？

在纷繁的愁丝中，这几乎是令他萦怀的最担心的事儿，使他昼不能聚精会神于工作，夜无法沉沉酣睡于床榻。今晚，1883年的第一天快完结的时候，他又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起来。

晚餐结束半小时后，他对正在自己起居室里的妻子朱莉娅说，想到户外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她默默无言地点点头，脸上现出关切的神情。她知道，他有心事。

他走到楼下，围了一条长围巾，戴上一顶旧的大礼帽。近年来，他开始蓄须，连鬓的络腮胡加上已经斑斑苍白的黄褐色头发和瞎了的左眼上的皮眼罩，使他的外貌像个海盗。人们很可能认为他是码头近旁哪个下等赌场的常客，不会想到是来自比肯大街豪华宅邸的一位有名望的绅士。野外，大雾迷漫。

1月夜晚的空气湿润而又温暖。他信步向东走去。只要是独个儿散步，他的

方向总是向东。那儿，有一个给他以安慰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处所。

近来，答案似乎无处可觅。使他感到烦心的是，他的国家正在漂向实利主义和奸诈交易的旋涡，连格兰特^①时代最肆虐的暴行与之比较也相形见绌。成则为王，无须顾及手段如何。舍本逐末的世界，一切为之颠倒。报纸——包括他自己的——多报道富族华贵们的盛餐大宴，而置贫民窟中饥寒交迫的凄惨生活于无人问津。在美国，人们最企求的仿佛不是自由、心安理得与和平安定的生活，而只是希望得到几个上了年纪、统治着所谓“上流社会”的女人的首肯，他们视沉湎于这样的生活为其乐无穷。

吉迪恩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上流社会”的玩世不恭。他知道，不管他活多久，怎么也不会被接纳为这个“上流社会”的成员。以牙还牙、冤冤相报乃是人类的天性。即使阿斯特太太拜倒在他的脚下，恳求他参加她那迷人的舞会，他也不会对这个“上流社会”与其所代表的一切产生一丝好感，尽管他很可能会接受邀请参加舞会，然而也只不过是那儿抽几支烟，唱几首古老的歌曲，让女主人生气罢了。

不过，最使他揪心的是在这个家庭中滋生着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毫无疑问地预示着肯特家族的衰落。

病痛的折磨时时提醒他，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的担心也随之越来越加剧。一旦他两腿一伸，有谁愿意来负起主持这个家庭的责任呢？恐怕没有人愿意的。

他顺着微微上坡的街道，向查尔斯·布尔芬奇^②富丽堂皇的议会大楼走去。议会大楼的巨大圆顶俯瞰着比肯山，鹤立于城市建筑的空中轮廓之中。这种巨大的建筑往往使人们忘情地称波士顿为美国的雅典。今晚，吉迪恩既无雅兴欣赏这当地首屈一指的建筑艺术，也无闲情浏览昨夜他们还在那里与那些狂欢者蜂拥着迎接新年的空旷街道。

他来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出租马车旁边，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马车夫毫无表情地坐在高高的车座上，像迷雾中一尊模糊不清的塑像。吉迪恩擦着

^① 格兰特，即尤利西兹·S. 格兰特(1822—1885)，美国将军，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69—1877)，出生名海勒姆·尤利西兹·格兰特，全名尤利西兹·辛普森·格兰特；作为联邦军统帅，他通过消耗策略，在1865年打败了南部联军；任总统时期，贪污成风，腐败横行。

^② 查尔斯·布尔芬奇(1763—1844)，美国建筑师，以设计政府行政建筑闻名。

一根火柴。马车夫在火柴的光亮中认出了他。

“哎呀，您好，肯特先生。这么不好的天也来散步哇。”

“哦，天气还可以，桑迪。好像生意清淡吧。”

马车夫环视了一下无人影的人行道，笑了起来，说：“是啊。不过，昨儿晚上我挣了双倍的，算下来也差不离儿。谢天谢地，我在罗克斯伯里出门时，总归忘不了我最好的朋友。”

他从过膝的罩衫里掏出一只陶制瓶子。这瓶子的形状活像一个手甩鞭子、身着大袍、头戴礼帽的马车夫。他用力一拔，“噗”的一声，“帽子”离开了“头顶”。马车夫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然后递给吉迪恩。

“要喝点吗，肯特先生？我呀，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玩意儿。”

“好吧，我喝点。”

他伸手接过瓶子。一个比肯街上的波士顿人在路边喝酒。一想到这，他自己也乐了。他认为，就是这种有失身份的举动，成为肯特家怎么也得不到“上流社会”女士们欢迎的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在他的脑子里，至今还隐隐约约地记着发生在两年前的麦卡利斯特事件。

酒在喉咙口一咕嘟就下去了，可还是呛得他闭眼屏气地难受了一阵，“好酒，桑迪。”

“肯塔基^①货，肯特先生，最上等的呢。”

“真不赖，谢谢。”

“谢个啥呀，先生。碰上想坐车的，就说我在这儿。”

吉迪恩挥了一下手，继续散步。喝了一口酒，他的心绪稍稍好了一点，甚至还对自己的悲观情绪略微感到有点难为情。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他边走边思量着。他有一个相敬如宾的贤妻，有一家欣欣向荣的出版公司，一份读者众多的报纸，还有一大宗财产，而且因他深谋远虑的投资和日益增长的利润，财产还在不断地扩大着。他还有幸居住在他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之一的波士

^① 肯塔基，即肯塔基州，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首府法兰克福，1763年由法国割让给英国，1792年成为美国的第十五个州。

顿^①——他的祖先菲利普·肯特离开布里斯托尔^②，下了船踏上异国土地所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城市。

1878年以来，肯特家就一直住在波士顿，吉迪恩喜欢纽约，也喜欢波士顿，但对波士顿的感情更深些。纵览从公共事业区与与之毗邻的国家公园到还在扩展着的南区的新聚居点，人们可以看到波士顿这个繁忙的城市把古老的传统和近代的发展巧妙地融合于一体。这里有许多铸造厂、橡胶厂、鞋厂；通商港口歇满了远洋轮、沿海航船、渡船、驳船以及新型的轮船，它们给波士顿带来了繁荣的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说其他，波士顿被称为书城之佼佼者便是一例。前面不远处，华盛顿街和学校街交叉口，便可以看见威廉·蒂克纳著名的“老角书店”。吉迪恩站着看了一会儿橱窗里陈列着的肯特父子印社出版的几部书。其中有一部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③的《小妇人》，这是出书第十五周年纪念版，价格昂贵，但是，这是肯特父子印社开张以来最畅销的书了。奥尔科特小姐用她的真名发表家庭题材的小说，其余更多哗众取宠的东西则用笔名发表。她是吉迪恩在比肯山的一个邻居。他在比肯山有好多邻居是文人文士，如贵格会诗人惠蒂埃^④老先生，内科医生又是大众诗人的霍姆斯大夫^⑤，还有作为编辑、评论家和小说家的霍威尔斯^⑥先生。

波士顿还是一个戏剧王国。第一流的剧团定期在狄更斯^⑦ 1867年第二次访问美国时作过演讲的特雷蒙特剧场进行演出。波士顿剧场据说是新英格兰区最

① 波士顿，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约创建于1630年，以英国林肯郡的波士顿命名。

② 布里斯托尔，英格兰城市，坐落在埃文河边，距布里斯托尔海峡约十公里，自12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③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美国女作家，以从事儿童文学闻名，代表作为自传体小说《小妇人》。

④ 惠蒂埃，即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埃(1807—1892)，美国诗人、废奴主义者，曾主编《新英格兰每周评论》(1830—1832)，作品有《大雪封门》、诗集《自由的声音》、《劳工之歌》和宣传废奴主义的小册子《正义和权术》等。

⑤ 霍姆斯大夫，即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美国内科医生、诗人、随笔作家，曾任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发现产褥热的传染性及其病因。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是被称为“餐桌上的谈话”的幽默小品系列，开篇作品为《早餐桌上的霸主》(1857—1858)。

⑥ 霍威尔斯，即威廉·迪安·霍威尔斯(1837—1920)，美国小说家、评论家，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曾主编《大西洋月刊》，著文评价当时作家，代表作有小说《现代实例》、《塞拉斯·拉法姆的遗迹》。

⑦ 狄更斯，即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1812—1870)，英国小说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挞英国19世纪的丑恶现实，代表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

大的剧场。在霍华德俱乐部可以观赏轻歌曼舞,在派克街教堂对面的音乐厅还可以聆听曼妙悦耳的音乐。

吉迪恩喜爱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喜欢,无论是新的还是听熟了的。就在一年多以前,当乔治·亨舍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亨舍尔的朋友约翰尼斯·勃拉姆斯^①所作的《第二交响曲》时,他和朱莉娅就是这个音乐厅的热心听众。

吉迪恩觉得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有许多听众在演奏期间或等从容的快板一结束便马上退场了,而肯特夫妇却一直听完了余下的三个乐章。后来,他们的一些朋友还时时取笑他们对现代派音乐的爱好,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勃拉姆斯乐徒”。

吉迪恩与波士顿的体育活动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最喜欢在暮色苍茫中沿查尔斯河散步,看哈佛大学划船队的快速小划艇比赛和练习。他劲头十足地为哈佛大学足球队喊“加油”,特别是在与耶鲁大学的紧张角逐中,他叫喊得可起劲了。这两个学校间的第一场球赛是在1875年举行的,哈佛赢了;可打那以后,耶鲁每赛必胜。那年秋天的每个星期六下午,吉迪恩总要到霍姆斯田径场去看两校球赛,他希望哈佛东山再起。

尽管他很少与朱莉娅谈起体育,但他对一些并不很受人尊重的体育运动却十分欣赏。像大多数波士顿人一样,他在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被徒手拳击迷住了。全美徒手拳击冠军保持者,二十三岁的约翰·劳伦斯·沙利文^②就出生在附近的罗克斯伯里。他十九岁那年在波士顿一个杂耍剧场的舞台上击败了他的第一个对手。2月里,吉迪恩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到密西西比城,观看沙利文如何在九轮比赛中夺取帕迪·瑞安头上的拳王桂冠。吉迪恩并不十分赞赏沙利文常常溢于言表的对外国拳击手的蔑视。但无疑,这个有着淡褐色眼睛的爱尔兰小伙子,即令宿醉而感觉不适时也能一拳击倒一匹马。这个“波士顿的强小子”留下了一个嗜酒如命、酒吧狂徒的不佳名声。他常常喝醉。

在华盛顿街和学校街的交叉口,吉迪恩穿过砖铺的华盛顿街,转向北走,来

① 约翰尼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深受其挚友舒曼夫妇的器重和赏识,作品多为非标题音乐,既继承古典传统,又有情思蕴藉、富于想象的个人风格,代表作有交响曲四部、合唱曲《德意志安魂曲》等。

② 约翰·劳伦斯·沙利文(1858—1918),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以出手动作和脚的移动速度快、发拳重而有力著称,曾获徒手拳击世界重量级冠军(1882)。

到斯泰特大街，又转向东去。这时他已经能嗅到弥漫于雾中的海水的咸味儿了。要是有一朝一日不得不离开波士顿，他将会怎样地想念她啊。

他几乎很难数得清，有多少留恋的东西。那挂在考特街东方茶叶公司门前足足容得下二百加仑水的巨大金属茶壶，他的两个文学团体——星期六俱乐部和圣博托夫俱乐部的欢乐聚会，常常在肯特家里会集的妇女旅游委员会成员间的热烈交谈，朱莉娅加入的慈善社团董事会。

还有，那屹立在国家公园入口处的华盛顿骑马雕塑像，那巨大的塔钟和普罗维登斯车站进进出出的火车的轰鸣，那海关大楼顶上闪闪发光的灯塔，那在园艺大厅里展出的各种花卉，还有那在派克豪斯旅馆尝到的热腾腾的卷饼……啊，他有多少留恋的东西啊。

当然，总有一天，他会把所有这些都忘光的，眨眨眼几个月就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似乎比他年轻时快多了。他命赴黄泉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恐怕比他预料的还要快。

那么谁来领这个家庭的头呢？

吉迪恩爱他的女儿、儿子、继子。尽管这样，他还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阻碍着他们继承这个家族的传统。

就说埃莉诺吧，一心扑在她的专业上，根本无暇他顾。还因为她是一个演员，她的余生很自然地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身份。最近，他们剧团的一个犹太青年演员正在追求她，他们认识好几年了。愿不愿意坠入这个犹太人的情网，那是她自己的事儿。可是，吉迪恩对正统美国人的脾气性格是了如指掌的。一旦埃莉诺这种自作主张的婚姻成为事实，后头的麻烦多着呢，甚至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

不光这，发生在埃莉诺身上的另一件事儿也一直使他心绪不宁。他估摸，1877年他在纽约的宅第遭一伙暴徒抢劫时，在她身上发生了难言的意外。他的第一个妻子玛格丽特就惨死在那个晚上。他女儿也一定遭到了蹂躏，虽然她从来没有说过，可是，他看得出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再说他的小儿子威尔，今年十四岁了，浑身透露出一股朝气和活力，正派守规矩和轻信他人的天性使他感到有点自卑。吉迪恩几乎每天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这种迹象。

威尔的缺乏自信，使吉迪恩感到他当父亲的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有时觉得

负疚于孩子。他企图重新唤起儿子的自信，可适得其反。每努力一次，他的这种负疚感便加深一层。他从来没有成功过。吉迪恩深深担忧，威尔的这种自卑感会把自己的一生毁了的。

威尔与朱莉娅带来的儿子卡特的关系也时时使吉迪恩大伤脑筋。卡特在威尔最需要伙伴的时候与他做过伴。不过现在弟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哥哥了。可是卡特并不是一个值得正派人效仿的好榜样。

虽然，卡特也有好的方面，聪明、精力旺盛，可是他更油滑、刚愎自用，稍稍为自己打算多了点。他的生身父亲路易斯·肯特，内战时期的奸商，是个不知羞耻的投机分子。有其父恐怕也会有其子啊！

而且，卡特不服管教，犯上作乱的脾性给他的学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要是没有吉迪恩的不断交涉，他恐怕早就给昆西独一无二的亚当斯预备学校开除了。目前，卡特也只是赖在哈佛罢了。在哈佛传统上每到二年级举行的社会地位考核中，他名落孙山。他也未曾被一流的社团选中，而这恰恰是一个大学生攀登那无形的上流社会阶梯的必经之路。当然，吉迪恩也有其不是。每个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入哈佛的望族都多少知道一些老是萦绕在吉迪恩脑际的麦卡利斯特事件的内幕。

学业上，卡特的成绩更糟，特别是与那个脾气很坏的德语教授根本谈不来。这个专横傲慢的家伙老是与卡特的不受束缚犯冲。他发誓要看着卡特被校方开除——或者说也是卡特断定如此。

就吉迪恩本身来说，他爱埃莉诺，爱威尔，也爱卡特。然而，这种爱远不够使他不去对这三个年轻人在往后的岁月中治家理事的信心。三人中，谁也没有对肯特家几代人引以为生活支柱的理想目标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埃莉诺太忙，卡特太粗心鲁莽而又不负责任。那么威尔，威尔被认为是三人中最有希望治理这个家庭的候选人，但威尔的性格也因自卑和对继兄的崇拜而正在受到扭曲。

太丢脸了，我不该把他们看得那么扁的。

然而，吉迪恩感到无能为力。他不能用“人上了年纪往往会对年轻人产生不放心心理”来为自己的不放心辩解，以此来推导一个人类生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公式。

突然，他看到自己已不知不觉来到了海滨。一条墨黑小巷的深处，飘来微弱

的六角手风琴的高频音乐。他的右边，听得到估计是烟花巷女人的衣裙的摩擦声。看不见来者，雾太浓了。前面，熏黄了的绿玻璃窗里有几个男人高唱着水手起锚时唱的劳动号子。这儿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红大头鱼”酒吧。每一星期左右，这里总要发生几起挥拳拔刀的斗殴事件。

他沿着一个凸式码头慢慢踱步。目前，这样的码头在波士顿至少不下二百个。最古老的消失了，其中有格里芬码头。格里芬早已入土，被海滨和巴克海湾伸展的海涂埋葬了。菲利普·肯特曾在那码头弄到过一点茶叶，装在那个小小的绿色容器里，存放在家中的壁炉架上。

一艘不断鸣叫着汽笛的轮船非常缓慢地出现在雾海交接的水面上，几盏活动照明灯的光线在浓雾中显得极其惨淡。吉迪恩伫立在这阴湿的空气中，闻着霉鱼烂绳的臭味儿，瑟瑟发抖。欧洲，肯特家族的故土，就隐蔽在那看不见的远方。

就像那拖船……

就像那未来。

忧虑的波涛再次涌上心头。他忧虑，肯特家的传统将毁于一旦，肯特家对道德原则的贡献也将在充斥这个国家的实利主义中逐渐消亡。

他又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天气并不很冷，可是他的手和脚却冻得发僵。他擦擦上手臂，跺跺脚，跺得码头的桩基也在他的脚下吱吱嘎嘎直叫唤。

他能改变这局面么？他不敢肯定。他担心，问题积重难返。

可是，他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些问题，他要与之搏斗，直到这三个肯特家的后代都走上他所认为的正道。

今晚，他完全对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在这阴冷的寒风中，在这孤独凄凉的地方，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一阵突然的刺痛穿过他的心脏，向外扩展到胸骨。他感到胸腔难忍的压迫，像有百斤的重量，呼吸也感到困难。剧痛持续了十到十五秒钟，吓得他心惊肉跳。

阵痛过去后，他满脸大汗。什么原因会产生这种疼痛？难道年轻就夺去了他父亲杰夫撒·肯特生命的心脏病也将夺去他的生命吗？

他不能这样死去，不能丢下肯特家这副烂摊子不管。他凝视着东方，心烦意乱，焦虑不安。要是菲利普还活着，会怎样对付这局面呢？这个自信而又稍微有